『中國學』第60輯 (2017.09)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17.60.60.2
pp.027-036 ISSN : 1229-9618

鲁迅和周作人内心世界探究
— 以《喝茶》为例

严英旭* · 王英丽**

【目 录】

1. 引言
2. 周氏兄弟分道扬镳
3. 茶文化观之比较
4. 结语

【摘要】

本文对周氏兄弟的茶文化观之差异作了简要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茶文化观与其性格、人生观、美学观、世界观有着紧密的联系。鲁迅秉持着尊重民众的世界观，周作人则因其过分重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而无法从宏观角度观察世界。鲁迅注重日常之茶，而周作人则注重艺术之茶。正如文学无法脱离历史和社会而独立存在，茶文化也离不开人社会。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高雅美、高尚美的本质其实是种不负责任的麻痹，而朴素美的本质正是“最后的挣扎”与“战斗”。脱离眼前的现实社会一味地追求高雅美，无异于癡人說夢。

鲁迅临终前，还一直将周作人的书放于枕边，以便随时翻阅，。周作人也在晚年写了多本关于鲁迅的书。如今，如平行线般相疏离的兄弟二人，其晚年的内心世界又成为生活与文学的议题。

【关键词】 茶文化；日常之茶；艺术之茶；高雅美；朴素美。

* 全南大学校中國學科 教授。(uyu123@hanmail.net)
** 菏泽学院，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marinasdyt@daum.net)

1. 引言

鲁迅与周作人都留下了题为《喝茶》的散文。

除《喝茶》外，周作人还写了许多关于“茶”的文章，大部分都收进《苦茶》一书中。与周作人相比，鲁迅写的关于“茶”的文章并不多。其《喝茶》虽然简短，但鲁迅的茶化观却如“匕首与投枪”般犀利。

笔者早就有意于对鲁迅的茶文化观一探究竟，但苦于鲁迅写就的真正涉及“茶”的文章的数量并不多，因此，这项研究一直难以向前推进。苦恼之中，再读周作人的“茶”文，竟萌发了将两人的茶文化观做比较研究的念头。我们认为，从探究两人茶文化观的差异入手，可以洞悉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可以探究两人分道扬镳的原因。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在中国，一直被称颂至今，而周作人则被冠以“亲日分子”的头衔。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周作人的评价才从原先的“亲日分子”、“反革命分子”、“反民族主义者”的“一边倒”的基调中脱离出来，开始正视、肯定、重视、他的文学成就。但人们对他的作品、品性的理解仍未摆脱公式化的模式。因此，大部分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将鲁迅与周作人相提并论的。1)

基于此，本文将拟对鲁迅与周作人的茶文化观做比较研究，试图探究兄弟二人各奔东西的原因。毋庸置疑，茶文化观的差异与两人在文学、生活上及其与之相关的观点上的差异是相吻合的。

2. 周氏兄弟分道扬镳

1923年，因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而发生的周氏兄弟之间的争吵，至今仍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未解之谜。有说鲁迅调戏弟媳的，有说鲁迅偷看弟媳洗澡的，还有人说鲁迅从窗外偷窥周作人夫妇起居的，众说纷纭，与之相关的报道、文章也层出不穷，但至今这谜团仍一直悬而未决，导致鲁迅与周作人的后代们仍处于绝交状态。

在众多说法中，鲁迅从窗外偷窥周作人夫妇起居的说法甚嚣尘上。与周氏兄弟往来密切的章廷谦曾对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这样讲过：“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老婆还对我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2)

总之，只因此等传言而导致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断了手足之情的說法是缺少说服力的。

鲁迅与周作人曾一起在南京与日本学习，1909年又共同翻译了《海外小说集》。鲁迅回国后

---

1)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在国民党对其“笔诛口伐”时，鲁迅成为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也成为了所有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但当时中国的文艺运动服务于帝国主义，周作人、张资平等人即是这类文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卖国文。孫郁著，金永文，李时活译，《魯迅和周作人》，昭明出版社，2005，p.6。

2) 方向東著，张成哲译，《魯迅，骂》，清溪出版社，2004，p.220。

一直寄钱给远在日本的周作人，用以支付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及其婚后的生活费。甚至对制造两兄弟这一纠纷的羽太信子，鲁迅还始终寄钱给她的家人。鲁迅如此厚待其弟及其弟媳，说明鲁迅对周作人情深义厚。对具有如此深厚情谊的兄弟二人来说，周作人若只因其妻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词，而與其兄长鲁迅转眼间形同陌路，此说还真是难以令人折服。

> “鲁迅先生：
>
>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
> 7月18日作人”[3]

这是1923年周作人亲手交给兄长鲁迅的信，他将信丢给鲁迅，不给鲁迅解释的机会，从此不再与之相见。一个月后鲁迅就从自己家中被赶出来，不得不移居别处。[4]一年后，为找书，鲁迅曾前往北京的故居八道湾，却吃了周作人及其夫人的闭门羹，由此而引发的争吵甚至招来警察劝架。这件事川岛也是目击证人之一。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住的时候，与川岛是隔壁邻居。两人常在一起喝茶、茗谈。据川岛回忆，有一次他邀请鲁迅前来喝茶，鲁迅没有答应。那天下午，他看见鲁迅到他家小院儿的厨房急呼呼从缸里舀凉水喝，神色异常。让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却回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喝了冷水就独自匆匆走了。不一会儿就“从里院西厢房传出周作人的骂声来”。据说那天是鲁迅最后一次来八道湾，“从此两兄弟各人走各人的路”。[5]

究竟何事导致了兄弟二人反目成仇呢？

我们通过多方考察后一致认为，事件的主因在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羽太信子身份卑微，出身贫贱，但其人性格强悍，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根本不具备一般日本人所具有的谦虚品性，在日本属于没有教养的女子。当初鲁迅曾给予她数倍于常人的生活费，但她常常花钱如流水，根本没有勤俭持家的妇人美德。担忧周作人夫妇未来生活的鲁迅不得不要求周作人夫婦节约开支。厌恶鲁迅干涉其生活方式的羽太信子则籍此向丈夫周作人添油加醋地述说此事，无端生事，挑起是非，致使兄弟间的感情日益疏远.　兄弟二人之间的怨恨积少成多，最终导致了老死不相往来、恩断义绝、各奔东西的结局。此后两人更是互相视对方为仇敌因二人性格迥异，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等皆相差甚远，使得此二人相互笔伐，[6]结怨愈深。1926年，鲁迅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转而南下，周作人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嘲弄》中批评鲁迅“抑制不住欲望而与许广平相恋”。他指责与学生许广平“苟合”的鲁迅是“抛弃糟糠之妻的无道之人”，甚至是一“无赖流氓”。羽太信子也在鲁迅母亲面前说鲁迅与许广平的坏话。在对待男女感情问题上，周作人向来持客观、宽容的态度，但不知为何，对其兄长鲁迅却是另一个标准。我们认为，在对待男女感情问题上，周作人之所以会对其兄长鲁迅持有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标准，其首要原因在于他从内心深处对鲁迅的不满。其

---

3) 同上，p.212。
4) 被赶出八道湾后，鲁迅暂住砖塔，后又移居西三条。
5) 凯亞，魯迅和川島的茗谈之交——鲁迅茶情路之三，《農業考古》，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p.197。
6) 鲁迅曾在上世纪30年代对周作人做隐士，醉心于烟茶，提倡闲适小品文，标榜高雅，持消极颓废的人生态度公开表示不满，并在《隐士》中批判了周作人等人，他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

次，我们推测大概是因为他觉得大嫂朱安非常不幸，因为他曾多次在文章中痛批一夫多妻制。

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对周氏兄弟進行调查、考证.我们认为，周氏兄弟间的恩怨隔阂与周作人对兄长鲁迅及作为普通人的鲁迅的失望、误解及繁琐家事有关。

比如，我们考察了鲁迅的《喝茶》、《小品文的危机》、《小品文的生命力》、《隐士》等文章，这些都是针对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深刺其要害的文章。对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鲁迅来说，“茶”并非仅仅只是饮用之茶，更是鲁迅用以攻击为国民党辩护的那些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匕首和标枪。

周作人与林语堂爲代表的论语派7)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筆調”的闲适，幽默小品，公开声明不谈政治，以鸦片似的作品腐蚀着青年读者与大众读者，美化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此，鲁迅指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幽默语”及所谓的“乱七八糟”的作品只不过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8)暴露了他们阴险狡猾的企图。与此同时，周作人在鲁迅发表了《喝茶》后，于1934年1月15日为迎接自己的五十大寿而自作《五秩自寿诗》9)一首，并在生日当天将此诗赠予前来贺寿的林语堂、蔡元培、胡适等人。此后，此诗便传阅于众人。后又刊登在《人间世》的创刊号上，还附上了许多传阅者们的酬和应答之诗。针对此种做法，左翼文学家胡风、廖沫沙等人纷纷指责周作人“精神堕落”，“逃避现实”……。鲁迅亦于同年4月30日在致曹聚仁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志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10)

1923年，在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一直持有冷漠的态度，但我们从鲁迅写给曹聚仁的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鲁迅对其胞弟周作人是仍怀有袒护之情的。

3. 茶文化观之比较

周氏兄弟皆爱书、爱茶。

兄弟二人皆偏好绿茶，生活中也都离不开茶。鲁迅特别喜欢绍兴的圆炒青、杭州的龙井茶、阳羡的雪芽和黄山的毛峰，对发酵茶则不太感兴趣。鲁迅曾抄录过陆羽的《茶经》，每天饮茶三四

---

7) 论语派是以林语堂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1932年9月，林语堂与周作人、邵洵美等人发行了《论语》半月刊，之后又与陶元德等人一起发行了《人世间》和《宇宙风》。

8)《論語一年》，《魯迅全集》4卷，人民出版社，1981，p.567。

9)“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孫郁著，金永文，李时活译，《魯迅和周作人》，昭明出版社，2005，p.257。

10) 孫郁著，金永文，李时活译，《魯迅和周作人》，昭明出版社，2005，p.293。

次，去外地时也要带上茶和茶具，是个名副其实的爱茶之人。[11]有一次同孙伏园去西安，途径洛阳时品阳羡雪芽，赞其气味香美。

饮茶毕，鲁迅即清洗茶具，清理茶渣，这已然已是其生活的一部分了。鲁迅对所饮茶品并不分好坏，饮茶时也没有复杂的行茶仪式，而是视情况而饮。鲁迅并无边品茶之色香，边抒发伤春悲秋之感的闲暇。对他来讲，茶乃“日常之茶”，“生存之茶”。鲁迅一直饮粗茶，他认为粗茶是“粗人”、“工人”这些劳动者们的生存所需，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在喉干欲裂之时来上一杯茶，当即满口生津，神清气爽。茶最切实际的意义在于有益于人的生存，而不在于饮茶的繁文缛节上。浪费时间去学习饮茶，这对勉强糊口、终日为生计奔波的劳动者或下层民众来讲是种奢侈。一盏茶就如一杯水一样，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对鲁迅来说，好茶与粗茶是没有很大区别的。

鲁迅并不喜欢价格不菲的茶与咖啡，因为它们是上流阶层的嗜好。他曾在《上海的少女》中将“芽茶”视为满足富豪欲望的奢侈品。鲁迅一般是边工作边饮茶，茶对他来讲既是解渴的生存必需品，又可在写作时为鲁迅提神醒脑。“茶”有积极的一面，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茶本身是有灵性的植物，问题在于饮茶人。茶可作救命之良药，亦可为害人之毒药。由茶而产生的皇帝、权贵们对茶农的盘剥之事屡见不鲜，因茶而引发的战争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茶的消极性。

鲁迅会品茶，他曾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12]，但他从不为品茶而饮茶。原因之一在于他没有能悠然品茶的时间与闲暇。

鲁迅在《喝茶》中说道：“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13]他的“粗茶观”正是基于“劳动者生存”观念的基础上的。他以柔和的语调对那些寻找好茶的所谓“高尚之人”的“灵敏的触觉”进行了如下批判：

> “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14]

对将“纤细而灵敏的感觉”视为“上等人”标志的人来讲，鲁迅用所有生命体所具有的“痛觉”一词赤裸裸地揭穿了他们的虚伪性。

适当的“痛觉”感应是生存所必需的，而过于敏感的话则与生命相差甚远了，对灵敏感觉及精神闲暇的强调则成为“进化之病弊”。饮茶，但不为茶而虚浮、浮夸，不为茶所累，这正是鲁迅所强调的最朴素单纯的真理。

那么，周作人的茶文化观又是如何呢？

周作人喜爱龙井与罗芥，也喜爱故乡绍兴所产的本山茶，更以“运气好得饮碧螺春”来高度评价了碧螺春[15]，而香片色味不佳，他并不喜爱。

11）凯亞，《魯迅和川島的茗谈之交》，《農業考古》，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p.198。
12）魯迅，《喝茶》，《魯迅全集》5卷，p.313。
13）同上。
14）同上，p.314。
15）广西友人寄黄山細茶、桂平西山茶、白毛茶，饮之评之温厚，而苦丁实苦。

周作人饮茶时，喜欢依茶礼而饮，他认为“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16)

周作人的这番论断则与鲁迅的茶文化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鲁迅的茶是“生存之茶”、“日常生活之茶”，而周作人的茶是“闲适之茶”、“艺术之茶”。“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17)对周作人的这种观点，鲁迅持有不同的态度，并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说：“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18)对那些置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而不顾，视别人生命之危与己无关，纵情上流文化的高雅之士及其奢侈的茶文化生活，鲁迅给予了辛辣的诘责。

1924年12月周作人在《喝茶》中曾经如此表态说：“……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19)文中之意即是说要想享受高雅的茶文化，首先得要有钱，其次得要有闲。周作人认为饮茶时茶具粗陋则茶饮之无味，亦无饮茶意义。好茶配好盏，要在与之相宜的氛围中悠然自得地品匝小半天才好，这里最好再配以茶点。周作人认为长时间饮茶，茶点是必不可少的。接着他又指出茶点的重要性，并对中日茶点进行了介绍与品评。

> “……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必以供客……”20)

饮茶需茶点，但对于每日为糊口奔波，过着牛马不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民众来讲，昂贵的茶点无异于是画中饼。因此，以鲁迅的茶观来审视周作人的茶观，周作人的茶观脱离社会现实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观点不过是一种“玩物丧志”罢了。

周氏兄弟二人对“茶”和“饮茶文化”的不同观点源于两人迥异的性格与大相径庭的美学观念。鲁迅注重“朴素美”，相比于温文尔雅的南方人，鲁迅更喜欢性格急躁但直爽、耿直的北方人。因此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鲁迅不惜笔墨，极力赞美了在工厂或田间劳作的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的健康美与野性美。

鲁迅对粗茶的赞美正源于此。“朴素美”中蕴含着原始、自然、鲜活的生命力。他曾在《小品文危机》中写到：“……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21)

---

16) 鍾叔河選編，《喝茶》，《周作人文選》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p.332
17) 上書，p.331。
18) 魯迅，《喝茶》，《魯迅全集》5卷，p.314。
19) 同脚注16)。
20) 同上。
21)《小品文的危机》，《魯迅全集》，4卷，p.575。

在建筑上，鲁迅重视其坚固性；于动物，他更喜欢虎、狮、鹰等的那种健硕美、雄浑美。他在临终前甚至还这样说：

> “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22)

简朴、雄浑主要以为生存而战斗之精神为核心，蕴含雄壮与华丽，这是种朴素、伟大、崇高的美。鲁迅对朴素美的喜好也与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有密切关系。鲁迅确实有其直率、热烈及泼悍的一面，否则，鲁迅何以能够正视其所处的时代，并能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生存下去呢！鲁迅那充满血性的激烈的文字具有快刀斩乱麻的战斗力。“会骂”虽不免泼悍卑俗，但情况不同，也有颇多一语中的之时。“粗野”若表达合适则是一种美。鲁迅主张文人不能一味地软弱温和，对不正之处应当给予积极强烈的攻击。鲁迅“朴素美”的观点中蕴含着“真实美”，他推崇从朴素及真性中释放出来的赤诚，反对虚伪。

而周作人的观点却与鲁迅的这种观点截然相反。周作人的性情温和、细腻，注重“优雅美”。其文如其人，他不擅长写激情澎湃的文章，闲适的小品文则是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周作人的小品文以温婉、柔美著称，与其性格相符。他的小品文受明朝晚期小品散文的影响，他喜爱有灵性的作品，不喜欢政治性较强的顺应性作品。周作人的小品文既清雅含蓄，优雅高尚，又平淡、平和。其作品素材小至不起眼的苍蝇，大至宇宙，范围甚广。因受明末小品文的影响，他还创作出了“闲谈风”式散文。周作人在艺术性和作品性上的成就，鲁迅也给予了肯定。

周作人被认定是美食家，是超越世俗的神仙般的隐遁者、这从其文章标题上即可一览无余，比如《周作人谈吃》、《在家和尚周作人》、《闲适人生》、《饭后人生》等。

周作人早期的美学观是建立在人性主义的基础上的，视贵族与平民如一，在呼吁人类解放，宣扬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和性解放的同时，反对封建时代的禁欲主义，批判缠足的野蛮性。“五四”运动时期的周作人怀有一腔热血，积极宣扬社会改革，同鲁迅一道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队伍。

若说鲁迅是位毫不妥协的顽强斗士，那么周作人则是位非常柔弱的人。随着“五四”运动热潮的减退，又与其兄长鲁迅失和，周作人逐渐远离社会，索性关起门来，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他甚至还自我辩解说“个人文艺才是自己所说的真正的人类的文艺”23)，这句话恰恰反映了周作人当时的心理状态。

“五四”运动后，周作人将个人的“自由”与“个性”放在首位，成为了个人主义者。能够说明他的这种转变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自己的园地》、《个性的文学》、《贵族的平民的》等。单从这些文章的题目我们就能感受到其思想上的变化。自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他就逐渐远离世事，满足于自身安逸的趣味生活，逐渐蜕变为自我满足的个人主义者。

《贵族的平民的》这篇文章就鲜明地反映出了周作人这种文学观的转变。“关于文艺上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是全坏的。我自己

---

22)《半夏小集》，《鲁迅全集》6卷，p.597。
23)《文艺的讨论》(1922.1.20)，《晨报副镌》，《周作人文类编》，p.66。

以前也是这样想，现在却觉得有点怀疑。……”“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24]这是周作人对两个阶层的文学作品作出的评价，继而他又得出结论说：

> “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的了。……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25]

对于一味追求名士气质、崇尚高尚文风、推崇贵族文学的周作人来说，他所寻找的是生活的表面之美，而无意于融入到民众生活中去发掘充满生命力的“朴素美”。他强调“艺术享受”，追求与现实相隔离的幻想之美。于生活，周作人亦钟情于高雅的艺术性生活，他在《生活之艺术》中说道：

>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26]

如此，主张“将生活过成一种艺术”的周作人，其茶文化观显而易见地也如其贵族文学般追求华丽、浮靡、优雅，讲究形式与格调。

4. 结语

本文考察了周氏兄弟的茶文化观，并对兄弟二人大相径庭的茶文化观作了对比分析。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周氏兄弟的茶文化观与二人的性格、人生观、美学观和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鲁迅秉持着尊重民众的世界观，周作人则因其过分重视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而无法从宏观角度观察世界。

在美学观上，鲁迅强调并赞扬的是喊着号子辛勤劳作的劳动者的朴素美，而周作人则偏爱有钱有闲的高雅美。鲁迅喝茶不拘泥于形式，可以随时随地地饮茶，而且茶品也不分高级与低级。周作人则认为饮茶必须要有一定形式、氛围，茶要有好的品相与口感，还需配以优质的茶具才可以。

鲁迅注重日常之茶，周作人则注重艺术之茶。正如文学无法脱离历史和社会般而独立存在，茶文化也离不开人类社会。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高雅美、高尚美的本质其实是种不负责任的麻痹，而朴素美的本质正是“最后的挣扎”与“战斗”。脱离眼前的现实社会一味地追求高雅美，无异于痴人說夢。

---

24) 周作人著，方哲焕译，《恋爱之法》，太學士，2003，pp.187-188。
25) 同上，pp.191-192。
26)《生活之艺术》(1924.11《语丝》1期)，《雨天的书》，p.93。

鲁迅临终前还一直将周作人的书放于枕边，以便随时翻阅。周作人也在其晚年写了多本关于鲁迅的书.如今，如平行线般相疏离的兄弟二人，其晚年的内心世界又成为生活与文学的议题。

【参考文献】

钟叔河选编，《喝茶》，《周作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鲁迅全集》4、5、6卷，人民出版社，1981。
金时俊，《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产业社，1992。
孙　郁著，金永文、李时活译，《鲁迅和周作人》，昭明出版社，2005。
方向东著，张成哲译，《鲁迅，骂》，清溪出版社，2004。
凯　亚，《鲁迅和川岛的茗淡之交》，《农业考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文艺的讨论》(1922.1.20),《晨报副鐫》，《周作人文类编》
周作人著，方哲焕译，《恋爱之法》，太学士，2003。
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2次出版)。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茶文化观, 日常之茶, 艺术之茶, 高雅美, 朴素美
	영문	Tea culture, Daily tea, Tea art, Elegant beauty, Smple beauty

The inner world of Lu Xun and Zhou Zuoren through Tea culture

Um, Young-Uk / Wang, Ying-Li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Zhou brother's tea culture. From which we can see that the two views of tea culture and their personality trends, world view, outlook on life, aesthetics have a close connection. Lu Xun upheld respecting the people's world view, while Zhou Zuo-ren could not view the world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because he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to egoism and liberal worldview. Lu Xun paye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aily tea, Zhou Zuo-ren payed so much attention to the art of tea. Just as literature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 from history and society, tea cultur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hum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was facing a crisis of life and death. The essence of elegant beauty, noble beauty is actually irresponsible paralysis, but the essence of simple beauty is the "last struggle" and "fighting." Separating from the immediate reality of the society and blindly pursue elegant beauty is tantamount to nonsense.

Before death, Lu Xun has also been putting Zhou Zuo-ren's work on the pillow in order to read at any time. Zhou Zuo-ren also wrote some books of Lu Xun in his later years. Today, such as the parallel line of alienated two brothers, the inner world of their later years has become the topic of life and literature.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엄영욱 / 嚴英旭 / Um, Young-Uk	왕영려 / 王英麗 / Wang, Ying-Li
	소 속	全南大學 文化社會科學大學 中國學系	菏泽学院, 山东大学 副教授
	Em@il	uyu123@hanmail.net	marinasdyt@daum.net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7년 07월 31일	심 사 일	2017년 09월 08일
	수 정 일	2017년 09월 15일	게재확정일	2017년 09월 25일